

唐
音
統
籤

唐音癸籤卷五

海鹽胡震亨遜叟著

評彙一

太宗文武間出首闢吟源宸藻概主豐麗觀象中
有詩數庾信體宗嚮微旨可窺然如一朝辭此地
四海遂爲家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與風起雲
揚之歌同其雄盼自是帝者氣象不侔

遜叟

唐初惟文皇帝京篇藻贍精華最爲傑作視梁陳
神韻少減而富麗過之無論大略卽雄才自當驅
走一世然使三百年中律有餘古不足已兆端此

矣
胡元瑞

明皇藻豔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
樹合月落成樓空語境則馬色分朝景雞聲逐曉
風語氣則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
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雖使燕許草創沈宋潤色亦
不過此
弁州

德宗詩尚雅正松院靜苔色竹房深磬聲最有稱
遠則王籍耶溪近則常建破山可與論其幽致而
氣體自穆故非吟士可倫
遊叟

虞永興

世南

師資野王嗜慕徐庾而意存砥柱擬沈

宮豔之舊故其詩洗濯浮夸與寄獨遠雖藻彩蒙紆不乏雅道治世之音先人而興者也

徐獻忠

李安平

百藻

思沈鬱尤長五言如柳色迎三月梅

花隔二年舍巧於頌才壯意新真不虛人主品目

歷叟

下同

貞觀承徽吟賢補亮暢師道李義府許敬宗上官儀其最也吉光片羽僅傳人口儀鶴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響清越韻度飄揚齊梁諸子咸當斂衽矣

四傑詞旨華靡沿陳隋之遺氣骨翩翩意象老境

故超然勝之五言遂爲律家正始

并州

王子安雖不廢藻飾如璞含珠媚自然發其彩光
盈川視王微加澄汰清骨明姿居然大雅范陽較
楊微豐喜其領龍蹠拔時有一往任筆不拘整對
之意義烏富有才情兼深組織正以太整且豐之
故得擅長什之譽將無風骨有可窺乎當年四子
先後品序就文筆通論要亦其詩之定評也歟題
陳子昂初變齊梁之弊一返雅正其詩以理勝情
以氣勝辭吟子昂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
質文一變感遇之篇感激頓挫微顯隔幽庶幾見

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

盧藏川

唐人推重子昂自盧黃門後不一而足如杜子美

則云有才繼騷雅名與日月懸韓退之則云國朝

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獨顏真卿有異論

真卿嘗云沈隱侯之

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秘未親盧黃門之

亦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啟昂

顏波雖無害過正權僧皎然采而著之詩式近代

李于鱗加貶尤劇于鱗序唐詩云唐無五言古詩

為古詩弗取也余謂諸賢軒輊各有深意子昂自以復古

反正於有唐一代詩功為大耳正如駉涉為王殿

取冠漢史王弼州云陳正字洵洗六朝鉛華都盡
托寄大阮微加斷裁第天韻不及胡元瑞云子昂
削浮靡而振古雅雖不能遠追魏晉然在唐初自
是傑出斯兩言良爲折衷矣

通史

唐初無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體之妙杜審言
實爲首倡五言則行止皆無地獨有宦遊人排律
則六位乾坤動北地寒應苦七言則季冬除夜毘
陵震澤皆極高華雄整少陵繼起百代模楷有自
來矣

元瑞

魏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沈約庾信以音韻

相婉附屬對精密及沈佺期宋之間又加靡麗
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

宋

唐書

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
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太羹遺味之嘆沈詹
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倫
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始備雖去雅寢
遠其利有過於古亦猶路鼓出於土鼓象籥生於

鳥跡

獨孤及

沈七言律高華勝宋宋五言排律精碩過沈

元瑜下同

按之問本傳云其善五言詩佳期本
傳云尤長七言之作二家定詳久矣

沈宋固是竝驅然沈視宋稍偏枯宋視沈較縝密
沈製作亦不如宋之繁富

漢稱蘇李唐亦曰蘇李嚼味道以今論之巨山五

言槩多典麗將味道難爲蘇廷碩七言尤富風華

亦復又難爲李爾遯叟

下同

張燕公說詩率意多拙但生態不癡律體變沈宋

典整前則開高岑清矯後規

張曲江九五言以典寄爲主而結體簡貴選言清

冷如玉磬含風晶盤盛露故當於塵外置賞

闕元彩筆無過燕許許之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
他篇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感槩多工而實際
不如始興弁州

王灣詞翰蚤著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詩人已
來少有此句張燕公手題政事堂示楷式又烏衣
篇云月華照杵空隨妾風響傳砧不到君非張蔡
之曾見覺顏謝之彌遠設番下同

崔顥少年爲詩屬意浮豔名陷輕薄晚節忽變常
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爲戎旅間語壯采欲埒鮑

家

徐獻忠云顥風格奇俊大有佳篇太
白雖極推黃鶴樓未足列於上耶

儲光羲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削盡常言挾風雅之道得浩然之氣

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蘇子由

王昌齡詩饒有風骨與儲光羲氣同體別而王稍聲俊多驚耳駭目之句

殷璠

少伯天才流麗音唱疏越七言絕句幾與太白比肩當時樂府采錄無出其右

徐獻忠

王右丞

維

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成珠著壁成

繪一句一字皆出常境

殷璠

摩詰以淳古澹泊之音寫山林閒適之趣如輞川

諸詩真一片水墨不着色畫及其鋪張國家之盛
如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雲裏帝城
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又何其偉麗也

震澤
長語

右丞詩自有二派綺麗精工者沈宋合調幽閒古

澹者儲孟同聲

元瑞

孟浩然詩祖建安宗淵明冲澹中有壯逸之氣

吟
韻

浩然詩彩筆其半遵雅調全削凡體至如衆山遙

對酒孤嶼共題詩無論氣象兼復故實又氣蒸雲

夢澤波撼岳陽城亦爲高唱

殷璠

按孟氏洞庭
聯皎然論詩降居

中朔良有澤指

見前法凡之三

浩然詩遇思入詠不鉤奇抉異齷齪東人口若公
輸氏當巧而不巧者蕭愨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
中疎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謝朓有露
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
滴清蠟與古人爭勝毫釐

皮日休

襄陽氣象清遠心忡孤寂故其出語灑落洗脫凡
近讀之渾然省淨真彩自復內映雖藻思不及李
翰林秀調不及王右丞而閑澹疎豁脩脩自得之
趣亦有獨長

徐蘇忠

浩然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無材料

東坡 浩

然四十字詩後四句率覺氣索如岳陽樓歲莫歸

南山之類

陸放翁

孟襄陽才不足半摩詰特善用短

耳其景色恒傳情而發故小勝也其氣先志而索

故大不勝也然偏師而出者猶輕當於衆志而膾

炙藝林

舟州

高常侍

逸

性拓落不拘小節其詩多胸臆語兼有

風骨故朝野通賞其文

殷璠

常侍詩氣骨琅然詞峯峻上感賞之情殆出常表

徐獻忠

下同

岑嘉州

參

以風骨爲主故體裁較整語多造奇

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適上而婉
釋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陡健歌行磊落奇俊
高一起一復取是而已尤爲正宗

夔州

高適詩尚質主理岑參詩尚巧主景

吟譜

王孟閒澹

自得高岑悲壯爲宗

詩數

常建詩似初發通莊邴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
道所以其旨遠其典僻佳句輒來唯論意表如松
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又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
心此例十數句並可稱爲警策

殷璠同

李頎詩發調既新修辭亦秀雜歌咸善玄理最長

論其數家往往高於衆作

劉昫虛情幽興遠思苦語奇忽有所得便驚衆聽
唯氣骨稍不逮諸公惜其不永天年隕碎國寶

陶翰旣多興象復備風骨虛象雅而平素得國士
之風

祖詠剪刻省淨用思尤苦氣雖不高調頗凌俗

崔國輔詩婉變清楚深宜諷味樂府數章古人不
及

崔曙詩多歎詞要妙情意悲涼送別登樓俱堪淚

下

綦母拾遺

詩

詩舉體清秀蕭蕭跨俗桑門之役於

已獨能至如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又如鍾聲和
白雲歷代未有借使若人加氣質減雕飾則高視
三百年外也

張謂代北州老翁蒼苔及湖中對酒行並在物情之
外但衆人未曾說耳亦何必歷遐遠採古迹然後
始爲冥搜

薛據爲人骨鯁有氣魄其文亦爾自傷不早達怨
憤頗深如寒風吹長林白日原上沒可謂曠代佳
句

元次山結詩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里耳而有

可尋玩晁公武

沈千運刊落文言冷然獨寫真意元次山甚推重之其同調有王季友于逖孟雲卿張彪趙微明元融數人而季友雲卿尤勝趙叟

季友詩愛奇務險遠出常情之外觀畫一篇甚有新意殷璠

雲卿詩祖述沈千運調氣傷苦怨者之流如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方於七哀路有饑婦人抱子稊草間則雲卿深矣雖較之陳沈纔能升堂猶未

入室然當今古調無出其右者

高仲武

雲卿云一

飯未嘗

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觀集中原哉

行古挽歌途中寄友諸篇允惟杜句

唐音琴籤卷五

終

唐音癸籤卷六

海鹽胡震亨遜叟著

評彙二

李白脫屣軒冕釋羈韁鏤自放宇宙間飲酒非嗜
其酣樂取其昏以自穢好神仙非慕其輕舉欲耗
壯心遣餘年作詩非事其文律取其吟咏以自適

范傳

上

太白耻作鄭衛語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
每多諷興自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楊馬千載

獨步唯太白一人

李陽沐

白性倜儻善賦詩尤工古歌才調逸邁徃徃與會

屬辭古人之善詩者亦不逮

劉全白

李白才逸氣高其論詩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
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於聲調俳優哉又稱梁
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
非我而誰敵其集律詩殊少

孟肇

李白詩祖風騷宗漢魏下至徐庾楊王亦時用之
善掉弄造出奇怪驚動心目忽然撒出妙入無聲
其詩家之仙者乎格高於杜變化不及

陳繹會

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

率然而成者豈若於世者用其體其安身其命
可也 嚴滄浪

杜子美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
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
兼人人之所獨專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 元稹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
期等研揣聲律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
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特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
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
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

巧後人多矣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

少衰世稱詩史

宋祁按孟郊本事詩云杜甫逢

祿山之難流離蜀畢陳於詩推

見至隱殆無遺事當時以爲詩

史知詩史之評原出唐人也

杜子美大篇江河轉怪不測雖太白退之天才罕
及至五言七言律微有抽處然時時得風雨鬼神
之助不在可解若七言宏麗或更入於古野而不
爲俚亦惟作者自知雖大家數不能評也此筆絕
於世久紛紛一花一葉飾於詩者幾亂人意須
杜詩正而能變變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調不失佳
調而兼得衆調故絕不可及

見前

大槩杜有三難極盛難繼首創難工遘衰難挽漢魏至唐詩家能事都盡杜後起集其大成一也排律近體前人未備伐山導源爲百世師二也開元旣往大曆系興砥柱其間唐以復振三也

盛唐一味秀麗雄渾杜則精粗鉅細巧拙新陳險易淺深濃淡肥瘦靡不畢具參其格調實與盛唐大別其能會萃前人在此濫觴後世亦在此且言理近經敘事兼史尤詩家絕覩其集不可不讀亦殊不易讀

近體盛唐至矣充實輝光種種備美所少者曰大

唐詩卷之五
曰化耳故能事必老杜而後極杜公諸作真所謂
正中有變大而能化者今其體調之正規模之大
人所共知惟變化二端勘覈未徹故自宋以來學
杜者什九失之不知變主格化主境格易見境難
窺變則標奇越險不主故常化則神動天隨從心
所欲宋以後諸人競相師襲者皆其變也然化境
殊不在此

子美詩妙處在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
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入其間
闖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彼喜穿鑿者棄其

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

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

委地矣

黃山谷推杜則比

胡元瑞云唐人賦興多而此少

不在此後人穿鑿附會動發笑端

杜少陵平生之詩千四百五篇以年譜考之四十

獻賦之前傳者少矣詩信非老不工也

李卓吾

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却說得

鄭重煩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今人只見魯

直說好便都說好如矮人看場耳

朱晦庵

凡詩初年多骨格未成晚年則意態橫放故惟中

歲工力並到神情俱茂興象諧合之際可嘉賞如
老杜之人獨篇篇合作語語當行初學所當法也
夔峽以後過於奔放視其中年精華雄傑如出二
手蓋或視之太易或求之太深或情隨事遷或力
因年減雖大家不免世反以是爲工者非余所敢

知也

元瑞
下同

元微之以杜之鋪陳終始排比故實大或千言小
猶數百爲非李所及白樂天亦云杜詩貫穿古今
覩覩格律盡善盡美過於李二公蓋專以排律及
五言大篇定李杜優劣不知杜句律之高自在才

具兼該筆力變化亦不專在排比鋪陳貫穿覲觀

也深於杜者要自得之

元遺山有詩云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破缺此論所自出也

長篇最難管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嘗使人以

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

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

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

乃搥骨聽聲耳其病蓋傷於多也其中累句須痛

刑去方盡善然此語不可爲不知者言之

葉石林按杜

八哀源出顏延年五君詠顏篇止四韻張說倣顏詠五君亦止五韻以促節寄哀思語不及長也試

並閱利
純自見

鄭善夫有批點杜詩其指摘疵類不遺餘力然實
子美之知己餘子議論雖多直觀場之見耳嘗記
其數則一云詩之妙處不必說到盡不必寫到真
而其欲說欲想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而又不可
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往往要到真處盡處所以
失之一云長篇沈著頓挫指事陳情有根節骨格
此杜老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正不以此
爲貴但可以爲難而已宋人學之往往以文爲詩
雅道大壞由杜老啓之也一云杜陵只欲脫去唐

人工麗之體而獨占高古蓋意在自成一家不肯
隨場作劇也然詩終以興致爲宗而氣格反爲病
善夫之詩本出子美而其持論如此正子瞻所謂
知其所長而又知其敝者也

焦氏
筆乘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
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爲
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
天姥吟遠離別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等篇太
白不能作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李
杜二人如金翅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

吟草間耳

嚴滄浪

楊誠齋論李杜謂無待者神於詩有待而未嘗有
待者聖於詩余謂比之於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

漢書也

楊用修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
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為談柄近時楊用
修為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傳耳要其所得俱影
響之間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
以自然為宗以後逸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
獨造為宗以奇拔沈雄為貴其歌行之妙咏之使

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歔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面目有異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爲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兪州下同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沉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伏

唐詩源流
磨少陵

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
懸目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彙李惟
超出一代故高華莫並色相難求杜惟兼總一代

故利鈍雜陳巨細兼畜

元瑞下同

李杜二家其才本無優劣但工部體裁明密有法
可尋青蓮興會標舉非學可至又唐人特長近體
青蓮缺焉故詩流習杜者衆也

太白筆力變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變化極於近
體李變化在調與詞杜變化在意與格然歌行無

常獲易於錯綜近體有定規難於伸縮調詞超逸
驟如駭耳索之易窮意格精深始若無奇繹之難
盡此其稍不同者也

偏精獨詣名家也具範兼鎔大家也然又當視其
才具短長格調高下規模宏隘闔域淺深有衆體
皆工而不免爲名家者右丞嘉州是也有律絕微
減而不失爲大家者少陵太白是也清新秀逸冲
遠和平流麗精工莊嚴奇峭名家所擅大家之所
兼浩瀚汪洋錯綜變幻渾雄豪宕闊廓沉深大家
所長名家之所短

元瑞

片音癸籤卷七

海鹽胡震亨遜叟著

詩彙三

韋蘇州

應物

五言詩高雅閑淡自成一家體今之秉

筆者誰能及之

白樂天

蘇州詩無一字造作直是自在氣象近道其高於

王維孟浩然諸人者以無聲色臭味也

朱晦庵

韋應物居官自愧閔閔有卹人之心其詩如深山
採藥飲泉坐石日晏忘歸孟浩然如訪梅問柳徧
入幽寺二人意趣相似然入處不同韋詩潤者如

石孟詩如雪雖淡無彩色不免有輕盈之意

劉須溪

餘評互見

柳子厚下

顧况逸歌長句往往駿發踔厲出意外驚人語爲

快

皇甫湜

秦隱君系詩氣過其文遂乏華秀然亦可謂跨俗

之致

徐獻忠

劉長卿最得騷人之典專主情景

吟譜

長卿自稱五言長城詩體雖不新奇甚能鍊飾大抵十首已上語意稍同落句尤甚思鈍才窄也其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可謂傷而不怨足以發

揮風雅 高仲武

長卿詩細淡而不顯煥當緩緩味之不可造次一

觀而已 方回

錢員外

起

體格新奇理致清贍芟削浮游迴立莫

羣如鳥道挂疎雨人家殘夕陽又牛羊上山小煙

火隔林疎又長樂鍾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

皆特出意表標雅古今又第達戀明主畊桑亦近

郊則禮義克全忠孝兼著足可弘長名流爲後措

式 高仲武

郎員外

上

與錢起齊名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二

公無詩祖饒時論鄙之體調大抵欲同就中郎公
稍更閑雅如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去鳥不知
倦遠帆生暮愁又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向
秋月可以齊衡古人掩映時輩

士元諸詩殊洗鍊有味雖自濃景別有淡意

劉辰翁

李袁州

嘉祐

中興高流與錢郎別爲一體往往涉於

齊梁綺靡婉麗蓋吳均何遜之敵如野渡花爭發
春塘水亂流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文章之冠
冕也

劉結體不如錢厚寫韻自婉錢選言似遜劉密樹

骨故超郎藻變非富具有錢之適上李筆勢欲酣
終乏劉之沉深當時四子齊名吾謂斥李令粵佗
自帝存郎附蕞蜀三都可乎

遜叟
下同

二包狹苑連枝何七字餘有片藻佔五排槩多完

什

皇甫補闕冉巧於文字發調新奇遠出情外巫山

詩終篇奇麗獨獲驪珠侍御會體製清潔華不勝

文高仲武

大曆十才子並工五言詩盧郎中綸辭情捷麗所

作尤工舊史

盧詩開朗不作舉止陡發驚彩煥爾觸目篇章亦

富埒錢劉以古體未遭屈居二氏亞等

遜叟下同

李司馬

傑

任胸多疎七字俊語亮節開口欲佳故

當以捷成表長

韓翃

詩

任意近於史興致繁富一篇一咏朝

士珍之如星河一作一鴈砧杵夜千家又客衣筒布

潤山含荔枝

詩

雪捲深戶映花開方之

前代芙蓉出水未足爲多

高武

君平高華之句幾奪右丞之席無奈其使事堆垛

堪憎見珍朝士以此見侮後進亦以此

遜叟下同

空虞部

晴

婉雅閒淡語近性情抗衡長文不足

平視茂政兄弟有餘

耿拾遺

諱

詩舉體欲真家貧僮僕慢官罷友朋疎

淺言偏深世情上第五相公八韻宛致可憫時訝

其不當作何也

崔拾遺

明

文彩炳然意思大雅如清磬度山翠關

雲來竹房又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

斯亦披沙鍊金往往見寶

高仲武

李君虞 益 生長西涼負才尚氣流落戎旃坎壈世

故所作從軍詩悲壯宛轉樂人譜入聲歌至今誦

之令人悽斷

逝叟

張繼詩體清迥有道者風如女停襄邑杼農廢汶陽畊可謂事理雙切又火燎原猶熱風搖海未平比興深矣

高仲武

世謂五言道喪齊梁以建安不用事齊梁用事也此可言體變不可言道喪大曆中詞人劉長卿李嘉祐兩皇甫等竊占青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爲己有吾知詩道初喪正在於此末年諸公改轍蓋知前非也

皎然

詳大曆諸家風尚大抵厭薄開天舊藻矯入省淨

一塗自劉郎皇甫以及司空崔耿一時數賢寂籟
卽殊于喁非遠命旨貴沈宛有含寫致取淡冷自
送玄水一畝羣醜覆杯是其調之同而工於浣濯
自艱於振舉風幹衰邊幅狹盍詰五言擅場餞送
外此無他大篇偉什巋望集中則其所短爾遜
鄭常省靜婉靡雖未洪深如儒衣荷葉老野飯藥
苗肥翩翩然有士氣高仲武

嚴維詩時出俊語如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野
燒明山郭寒更出縣樓皆可誦傷馬長篇綜組尤

密

劉貢父補柳字尚屬牽補
餘獻忠下同

于鶴習隱多高人之意故其詩能有景象山中訪
道諸大篇冷冷獨遠不疑世外人作

朱灣

遠興用涵深於詠物尤工如受氣何

曾異開花獨自遲所謂哀而不傷國風之深者也

高仲武

下同

戴叔倫骨氣稍輕故詩亦少然解宇經山火公用
沒海潮亦指事造形之工者

章八元學詩於嚴維如雪晴山春見沙淺浪痕交
得山水狀貌

武相

元衡

宦達後工詩雖致理未歸時復露鮮華之

廣遊叟

權文公

德興

詩有絕似盛唐者或有似韋蘇州處劉

隨州處者

嚴滄浪

貞元後近體旣繁古聲漸杳權相詩先氣格而後
詞藻然風候旣至藻亦自豐其在開元名手亦堂
與之間

徐獻忠

韓公

愈

茹古涵今無有端涯及其酣放豪曲快字

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

皇甫湜

韓吏部歌詩

驅駕氣勢若掀雷掣電抉於天地之垠

司空圖

昌黎博大而文其詩橫驚別驅駢絕崛強汪洋大

肆而莫能止秋懷數首及暮行河堤上等篇風骨
頗逮建安但新聲不類蓋正中之變也

高棟

韓公挺負詩力所少韻致出處既掉運不靈更以
儲才獨富故犯惡韻鬪奇不加揀擇遂致叢雜難

觀得妙筆汰用瓌琦自出第以爲類押韻之文者

過

王則公云吟詩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苔上

本掣鯨鯢碧海此杜甫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多

帖力排異此韓愈所得也胡應麟云太白有太

家之材而局量稍淺故騰踔飛揚之意勝沉深典

厚之風微且繁有大家之具而神韻全乖故紛拏

四噪之途開蘿籍鉤鑿

之義缺杜陵氏差得之

孟郊詩思苦奇澁有理致

本傳

郊詩劇日鉢心神施

鬼設間見層出

韓公誌文

東野五言琢削不暇苦吟而

成觀

隱居詩話

孟郊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詩道

本正大郊自爲之艱阻耳又曰高岑之詩悲壯讀

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歡

嚴滄浪

按韓公甚重郊詩許者亦盡以爲韓不及郊獨蘇長公有詩論郊云未足當韓豪後元遺山詩亦云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臥元龍百尺樓詳二公之指蓋亦論其大局歟不知

大曆以還樂府不作獨張籍王建二家體制相近

稍復古意或舊曲新聲或新題古義詞旨通暢悲

歡窮泰慨然有古歌謠之遺亦唐世流風之變而

不失其正者

高棟

張籍祖國風宗漢樂府思難辭易王建似張籍古
少今多

陳繹曾

文章窮於用古矯而用俗如史漢後六朝史之入
方言俗語是也籍建詩之用俗亦然王荆公題籍
集云看是尋常最奇嘯成如容易却堅辛凡俗言
俗事入詩較用古更難知兩家詩體大費鑄合在

雙遊

賈浪仙

島

產寒苦地立心亦苦如不欲以才力氣

勢掩奪情性特於事物理態毫忽體認深者寂入

峻者迥出不但人口數聯於劫灰上冷然獨存尋
咀餘篇芋蕙佳氣瘦隱秀脉其妙一一徐露無可

厭數

方秋崖

浪仙誠有警句觀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
澁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

司空圖

李賀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

本傳

賀詩祖騷宗謝反萬物而覆取之

吟譜

長吉天才奇曠又深於南北朝樂府古詞得其怨
鬱博豔之趣故能鏤剔異藻成此變聲使幽蘭未
萎竟其大業自鏗詭蕪歸於大雅亦安能定其所

李長吉師心故爾作怪多有出人意表者然奇過

則凡老過則穉此君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身

太白仙才長吉鬼才宋景文長吉險怪雖兒語自得

然太白亦濫觴一二胡元瑞賀以哀激之恩作晦僻

之調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幽冷溪刻法當得

天

王世貞

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東坡

李賀鬼仙郊島寒衲廬仝鄉老元瑞按自張文

廬仝劉又並一時遊韓公門長聲價公首推郊詩

與韓遊謔無間島賀亦指誘勸獎若仝與又第以

好奇姑收之爾非真許可若籍輩也宋人取全詩與長吉同評謂天地間欠此體不得亦失其倫矣

柳宗元詩與王摩詰韋應物相上下頗有陶家風

氣

陳氏直齋

子厚詩雄深簡淡迴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

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

西溪詩話

柳子厚詩世與韋應物並稱然子厚之工緻乃不

若蘇州之蕭散自然

劉履

韋左司平淡和雅爲元和之冠然欲令之配陶凌

謝宋人豈知詩者柳州則刻削雖工去之遠矣近

體尤卑凡不稱

弁州

古詩軌轍殊多大要不過二格其一以和平渾厚
悲愴婉麗爲宗其一以高閒曠逸清遠玄妙爲宗
高閒一宗在古則陶在唐則王孟常儲韋柳諸家
但其格本一偏體靡兼備宜短章不宜鉅什宜古
選不宜歌行宜五言律不宜七言律歷考各集靡
不然者中惟右丞才高時能旁及至於本調反劣
諸子餘雖深造自得然皆守簡長而闕全請將無
才之所趨力故難強耶元瑞

楊巨源在元和間不爲新語體律務實功夫爲深

劉言史歌詩美麗恢瞻世以比之李賀

皮襲美

張衆父婉媚綺錯巧用文字時得諷興之要

高仲武下

同

于侍御

良史

詩清雅工於形似如風兼殘雪起河帶

斷冰流吟之未終皎然在目

李希仲詩輕靡華勝於實此所謂才力不足務爲

清逸然前軍飛鳥落格鬪塵沙昏亦出塞實錄

白居易諷諭詩長於激閒適詩長於遣感傷詩長

於切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聯古詩百言而下長於

情集序

樂天善長篇但格製不高局於淺切又不能變風

操故讀而易厭

東坡

子由嘗舉大雅辭之八九

得爲文高致樂天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由不得詩人遺法附離不以鑿柄也此正大蘇不

能變風操之意

樂天用語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長少年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輕看

最能易人心手

弁州

元稹少有才名與白居易友善爲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稱元白兩人所作號爲元白體

本傳

白詩祖樂府務欲爲風俗之用元與白同志白意

古詞俗元詞古意俗

陳繹曾按樂府古與俗正可無論患在易曉易盡失風

人做婉義耳白嘗規元樂府詩意太切理欲稍刪其繁而晦其義亦自知詩病繁然故云

元白詩纖豔不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女母

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

去非莊人雅士多爲其破壞

杜牧引李戡語按此似指兩家所作豔

言辭而

劉禹錫詩以意爲主有氣骨

吟

夢得詩雄渾老蒼尤多感慨之句

劉後村

禹錫有詩豪之目其詩氣該今古詞總華實運用

似無甚過人却都愜人意語語可歌真才情之最

豪者司空圖嘗言禹錫及楊巨源詩各有勝會兩
人格律精切欲同然劉得之易楊却得之難入處
迥異爾

避雙

竇氏五昆皆能詩友封

羣

尤長絕句爲元白所稱

集序

羊士諤風格不落卑調然例之能品亦蕭然微爾

徐獻忠

李涉爲人傾斜無大異井欄君子諸絕間有可觀

古風概多疎莽巖滄浪深取之不知何解

避雙下同

李公垂

神

追昔遊詩大是宦夢難醒然其攬筆寫

與曲備一生窮泰之感亦令披卷者代爲憮然
陸暢貴主催粧句捷成得譽觀他絕兼亦與豪

李存博約貴公子亦豪亦恬雖篇什無多疎野可

賞

費徵君冠高隱九華有長律爲茲山寫狀碎金堪

摘餘可無譏

施肩吾學道西山自詫羣真之一而章句尚豔頽
乏韻致未稔何以御風

沈亞之意尚新奇風骨未就以當時有學其體者
故論之

殷堯藩詩有葩豔微嫌肉豐鸚鵡樓一律獨茂碩
而婉不愧初盛遺則

姚秘監洽詩洗濯既淨挺拔欲高得趣於浪仙之

僻而運以爽亮取材於籍建之淺而媚以蕩芬殆

兼同時數子巧撮其長者但體似尖小味亦微醜

故品局中駟爾

張承吉祐五言律詩善題目佳境不可刊置他處

當時以樂府得名未是定論

周賀沉鬱有骨力寫像痛切音旨融變徐獻忠

李歙州敬方才力周備興比之間獨與前輩相近陶

朱慶餘學詩於張籍具體而微旅鴈捉孤島長天

下四維猛句亦水部所少

遜叟
下同

章孝標殊有藉飾七字尤爽朗雲領浮名去鍾撞
大夢醒何其偉也

顧尉

非熊

生自桑環隱襲茅岫近體俊婉可諷聖削

功似多於真逸翁補竈金所乏矣

李武寧

廓

宰相子才藻翩翩少年行字字取新冶

遊趣事碎小畢備老人讀之亦狂

唐音癸籤卷七

終

戊戌秋刻

唐音癸籤卷八

海鹽胡震亨遜叟著

評彙四

杜牧詩主才氣俊思活

吟譜

杜紫微才高俊邁不羈其詩有氣槩非晚唐人所

能及

陳氏書錄

牧之詩含思悲淒流情感慨抑揚頓挫之節尤其所長以時風委靡獨持拗峭雖云矯其流弊然持情亦巧矣

徐獻忠

李義山

商隱

博學強記儷偶繁縟長於律詩尤精詠

史之作後人號爲西崑體

本傳

義山詩用事深僻以其所長成所短然合處信有

過人

古今詩話

義山詩精索羣材包羅密緻味酌之而愈出

楊大年

世人但稱義山巧麗俗學祇見其皮膚耳高情遠

意皆不識也

楊用修

溫飛卿

飛卿詩

與義山齊名詩體麗密槩同筆徑較獨

酣捷七言樂府似學長吉第局脉緊慢稍殊彼愁

思之言促此淫思之言縱也

雙下詞

段成式詩與溫李同號三十六體思麗而貌瘠故

厥聲不揚

許鄧州

渾

詩覺煙雲風鳥之思採弄亦已盡態

徐獻

忠

世謂許渾詩不如不做言其無才藻鄙其無教化也

孫光憲

渾詩工有餘而味不足如人形有餘而韻

不足詩豈專在對偶聲病而已

四方

渾句聯多重用

其詩似才得一句便拏捉一句爲聯者所以無自

然真味

又

杜牧許渾同時然各爲體牧於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矯時弊渾詩圓穩律切麗密或過杜牧而抑揚

頓挫不及也

劉後村

俊爽若牧之藻綺若庭筠精深若義山整密若丁
卯皆晚唐錚錚者其才則許不如李李不如溫溫
不如杜今人於唐專論格不論才於近則專論才
不論格皆中無定見而任耳之過也

元瑞

趙渭南

概

才筆欲橫故五字卽窘而七字能拓蘸

毫濃揭響滿爲穩於牧之厚於用晦若加以清菜
硬其肥癡取冠晚調不難矣爲惜倚樓隻句摘賞

掩其平生

評史
下同

李文山

琴

有才健之目而筆才實拙通卷難覓全

論

雍簡州

陶

矜負好句爲客所窺此公工於造聯宗

屏於送結落晚調不振

喻鳧五言開遠朗秀選句功深自稱無羅綺鉛粉

殆亦實語

方干詩鍊句字字無失固應有高堅峻拔之目但

嫌其微帶經籍氣村貌稜稜爾

姚居雲

鵠

吟筆見甄李贊皇如入河殘日鵬西盡

又雪壇當離月孤明清拔不可多得

劉威弱調多悲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尤入情

馬虞臣

戴

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風致自絕然

未如空流注大荒爲氣象七言東谷笑言西谷應
下方雲雨上方晴雖得法於右丞各自擅勝但骨
力概孱不堪通檢爾

項子遷

斯

與朱可久並見賞張水部清調頗同而

朱猶含重項卽駛輕中晚分派以此

劉得仁詩思深合處儘可味奈筆笨難掉何天子
甥爲一名終日哀吟何自苦

韓成封

琮

詠物七字着色巧襯是當行手有同姓

喜者與同調皆可誦

李楚望御

班與李義山善岳麓長歌鴛鴦近體分有

義山餘豔豈亦三十六體之一耶

李楚望

即

調亦溜亮不甚弱錢塘西齋一篇置之

盧綸李端集中難別涇渭

劉滄詩長於懷古悲而不壯語帶秋意衰世之音也歟

凡七言律作拗峭語者皆有所不足也杜牧之非拗峭不足振其骨劉蘊靈非拗削不足宕其致材愈降愈借以蓋其短豈惟二子卽少陵之拗體亦盛唐之變風大家之降格而非其正也

李建州

唐

詩鬆活似姚監其不全似者意思少更

率於選琢也然亦可謂才情矣

于鄴詩小小有致擬項斯馬戴未足方儲嗣宗司馬札有餘

晚季以五言古詩鳴者曹鄴劉駕聶夷中于濆邵謁蘇極數家其源似並出孟東野洗剝到極淨極真不覺成此一體初看殊難入細玩亦各有意在就中鄴才穎較勝夷中語尤關教化駕濆謁三子亦多有愜心句堪擊節惟拯平平爲似學究耳李于鱗云唐無古詩而有其古詩爲初盛言則過以

施此數子恰可

薛許昌

能

求季名手其詩借異色爲景寄別興寫

情盡廢前觀另闢我境而排曩之筆浩蕩之襟復足沛赴之不病彫弱晚調自浪仙一變僻異聲色

猶存此則洗剝過淨隣乎孤子再進則離斯空界

便入魔天措手又難矣

山谷嘗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

髮欺人故故生絲華老問曰此何人詩對曰老杜

華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語傅師云庭堅因華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體

薛陶臣逢殊有寫才不虛俊拔之目長歌似學白

氏雖以此得名未如七律多警

張喬咸通騎驢之客吟價頗高如聽琴之幽淡送
許棠之驚聳亦集中翹英

許文化

棠

致語楚楚洞庭一律時人多取以題扇

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視老杜乾坤日夜浮愈
切愈小

李昌符存藻不多四座列吾友滿園花照衣善寫
賞席樂興語不在飾樹盡禽棲草冰堅路在河雖
未日塞垣者亦額之

曹堯寶唐詩能用多句調頗充偉爲復類其儀質

邪

李山甫求名不遂滿腔怨毒語不思俚如麻衣盡
舉一雙手桂樹只生二十枝既知成事概難何必
佐奮雞泊憎刃

羅鄴名場無成無一題不以寄怨買栽池館恐無
地看到子孫能幾家人以爲牡丹警句也那知從
伎求本懷中發出來

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人謂不及王維孤
客親僮僕固然然王語雖極簡切入選尚未崔語
雖覺支離近體差可要在自得之

夔州

秦韜玉調似李山甫咏手押髻字詩尤矯痴可喜

唐詩卷之三
下同

周朴從苦思中得猛句陡目欲驚其不合者亦多
可憎是賈休一流詩

皮襲美

休

宋第前詩尚朴澁無采第後遊松陵如

太湖諸篇才筆開橫富有奇醜句矣律體刻畫堆
塚諷之無首病在下筆時先詞後情無風骨爲之
幹也

陸魯望

魯

江湖自放詩興宜饒而墨彩反復黯鈍

者當繇多學爲累苦欲以賦料入詩耳陶潛詩胸
中若不著一字者弘景識字多吮毫黷拙矣叅三

君得失可證林下吟功

鄭都官

谷

詩非不采鮮無奈骨體太屏以其近人

宋初家戶習之

谷有詩無僧字格遺卑之句故其詩入僧字者甚多昔人嘗以爲譏然大曆已後諸公借阿師作吟料久矣

吳子華

融

詩亦大鬆淺與鄭都官同一家體未易

置優劣

唐彥謙詩律學溫李下疾不成雙點候斷多難到九迴腸何減春蠶蠟燭情藻耶又益稻蒲亦咏物

之俊者

唐山人

一生苦吟詩思遊歷不出二百里

孫光憲

李洞舞香浪仙執而不弘捧心過甚空圓蕭散之
紙不復少有豈非不善學下惠者耶

方秋岸

才江羅學賈島要爲自具生面所恨刻求新異艱
辨良苦耳終南一篇句與韻鬪險中葉來長律僅
觀熟闕翁亦未辨也

遊叟

裴說詩以苦吟難得爲工時出意外句聳人觀寄
邊衣長歌亦綿宛中情不嫌格下

王貞白御溝一律吟家喜談其事亦繇微含此典

故佳咏葦排句輕趣可追姚監餘概少快心

司空表聖自評其集撐霆裂月劫作者之肝脾誇

負不淺此公氣體不類衰末但篇法未甚諳每每

意不貫浹如鑪金欠火未融

坡公云表聖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

句最善又云茶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游五老峯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茶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險有僧態

韓致堯

僊

冶遊情篇豔奪溫李自是少年時筆翰

林及南竄後頓趨淺率矣

表聖綸閣舊臣詭隱瞻烏之日致堯闕南逋客完

節改玉之秋讀其詩當知其意中別有一事在此

等吟人未論工拙夢爲無夢負昭陵

曹秘書

松

致語似項斯壯言間似李洞五字如白

浪吹亾國秋霜洗太虛盤蹙陵陽壯孤標建鄴瞻
七字如吸迴日月過千頃鋪盡星河剩一重城頭
早角吹霜盡郭裏殘潮蕩月回點綴末運賴此名
場一叟

五代十國詩家最著者多有唐遺士韋正已

莊體

近雅正惜出之太易義乏闕深杜彥之

荷鶴

俚淺以

衰調寫衰代事情亦自真切黃文江

消

力屏韻清

妮妮如與人對語羅昭諫

隱

酣情飽墨齒之幾不

可了未少佳篇奈爲浮渲所掩然論筆材自在僞

國諸吟流上餘卽不乏片藻付之自郢

西清詩話云人才高

下各有分限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傑然出語自高至羅隱諸人翻用偏白之國誇耀逞奇雖欲高而意未嘗不卑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天稟自然不可強力至也

釋靈一詩刻意精妙有泉涌壻前地雲生戶外峯

之句 高仲武

靈徹詩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入作者闡域

集序

皎然杼山集清機逸響閑澹自如讀之覺別有異

味在咀嚼之表當繇雅慕曲江取則不遠爾

集中讀曲

江集詩可證

逐叟下同

無可詩與兄島同調亦時出雄句咄咄火攻

廣宣應制諸篇氣色高華允哉紫衣名衲

尚顏詩不入聲相直以清寂境構成當時人歎其
功妙旨深非誣也

齊已詩清潤平淡亦復高遠冷峭一經都官點化
白蓮一集駕出雲臺之上可謂智過其師

貫休詩奇思奇句一似從天墜得無奈發村忽作
惡罵令人不堪受

釋子以詩聞世者多出江南靈一導其源護國葉
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浴之風習漸盛背篋筥懷筆
牘挾海沂江獨行山林間翛翛然模狀物態搜伺
隱隙悽愴超忽游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
嗜吟慙態幾奪禪誦嗣後轉噉名競營供奉集
講內殿獻頌壽辰如廣宣栖白子蘭可止之流棲
止京國交結重臣品格斯非詩教何取諸衲大曆
間獨吳興晝公能備衆體綴六義清英首冠方外
文宣之代可公以雅正接緒五代之交已公以清
瞻繼聲篇什並多而益善餘則一聯一什非無可

觀概如云絃孤韻瞥入人耳非大音之樂不能縷
臨云羽流惟吳筠杜光庭詩較多筠嘗與李白遊
史遂云詩亦與白相甲乙殊謬光庭格下尤無足
稱

宮嫺前有上官昭容後有宋若華姊妹五人昭容
儀之孫若華之問喬孫詩固有種耶其他閨秀楊
盈川姪女臨鏡曉粧詩齊梁遺則吉中孚妻張氏
拜月七言占籍建新調尤彤管之錚錚者

李冶魚玄機薛濤女德正同李遠水浮仙棹寒星
伴使車及聽琴一歌並大曆正音薛工絕句無難

聲自壽者相魚最淫蕩詩體亦靡弱其集附見有
威光哀三粲句尤姘麗勝魚惜姓里不著

又按張說論上官昭容云中宗景龍之際闢修文
之館搜英獵俊豫遊官觀行幸河山雅頌之盛與
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抑亦與主之協讚然
則漢代楚聲得自房中女蘿唐年近律成諸綵樓
雌秤事儻有同功難忘始者歟

唐音癸籤卷八 終

戊戌秋

唐音癸籤卷九

海鹽胡震亨遜叟著

評彙五

柳惔之平淮西最章句之合調昌黎之元和聖德

亦長篇之偉觀一代四言有此未覺風雅墜緒

遜叟

古詩浩繁作者至衆雖風格體裁人以代異支流

原委譜系具存炎劉之製遠紹國風曹魏之聲近

沿枚李陳思而下諸體畢備門戶漸開阮籍左思

尚存其質陸機潘岳首播其華靈運之詞淵源潘

陸明遠之步馳驟太冲有唐一代拾遺草創實阮

前踪太白縱橫亦鮑近獲少陵才具無施不可而
憲章漢魏融冶六朝洵風雅之大宗藝林之正朔
已其他諸家亦概多合作截長絜短上方魏晉不
足下視齊梁有餘猥云唐無五言未是定論元瑞下同
唐初五言古殊少佳者王楊沈宋集中一二僅存
皆非合作無論漢魏遠邇齊梁此時古意垂燼而
律體驟開諸子當強弩之末鼎革之初故自不得
趨也

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開古雅之源張子壽首
創清澹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

應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風神者也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孟雲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

常侍五言古深婉有致而格調音節時有參差嘉州清新奇逸大是俊才質力造詣皆出高上然高黯淡之內古意尤存岑英發之中唐體大著

仲默云右丞他詩甚長獨古作不逮讀其集大篇句語俊拔殊乏完章小言結構清新所少風骨孟五言秀雅不及王而閒澹頗自成局

孟詩澹而不幽時雜流麗閒而匪遠頗覺輕揚可

取者一咏自然常建清晨入古寺松際露微月幽
奧王維清川帶長薄中歲頗好道遠矣

古詩自有音節陸謝體極排偶然音節與唐律迥
不同唐人李杜外惟嘉州最合襄陽常侍雖意調
高遠至音節時入近體矣

儲光羲間婉真至農家者流往往出王孟上常建
語極幽玄讀之使人冷然如出塵表然過此則鬼
語矣韋左司大是六朝餘韻宋人目爲流麗者得
之儀曹清峭有餘閒婉全乏自是唐人古體大蘇
謂勝韋非也

五言至元和後幾絕響矣破暝別續幽燈吾愛東
野傾家快鬪碎寶吾并存昌黎餘子無庸齒已疑
樂府則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風雅蜀道難遠
別離等篇出鬼入神愴悅莫測石壕吏新婚別哀
王孫等作述情陳事懇惻如見張籍王建卑淺相
矜長吉庭筠怪麗不典所謂差之釐毫謬於千里

元

太白於樂府最深古題無一弗擬或用其本意或
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離離而實合曲盡擬古之
妙嘗謂讀太白樂府者有三難不先明古題辭義

源委不知奪換所自不叅按白身世遭遇之概不
知其因事傳題借題抒情之本指不讀盡古人書
精熟離騷選賦及歷代諸家詩集無繇得其所伐
之材與巧鑄靈運之作畧今人第謂太白天才不
知其留意樂府自有如許功力在非草草任筆性
懸合者不可不爲拈出

遜更下同

擬古樂府至太白幾無憾以爲樂府第一手矣誰
知又有杜少陵出來嫌模擬古題爲贅臆別製新
題詠見事以合風人刺美時政之義盡跳出前人
圈子另換一番鉗鏈覺在古題中翻弄者仍落古

人窠臼未爲好手盡道胡指赤又有赤鬚胡兩公
之謂矣

籍建長吉之不能追李杜固也但在少陵後仍詠

見事諷刺則詩爲諷訕時政之具矣此白氏諷諫

愈多愈不足珍也所以張文昌只得就世俗俚淺

事做題目不敢及其他仲初亦然文昌樂府只傷歌行咏京兆楊

憑者是時事建集并無至長吉又總不及時事仍咏古題稍

易本題字就新如長歌行改爲浩歌公無出門之類及將古

人事創爲新題便覺煥然有異如秦王飲酒金銅仙人辭漢歌之類

通相救不得不然英雄各自有見也

燕歌初起魏文實祖栢梁體白苧詞因之皆平韻也至梁元帝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黃龍戍北花如錦玄兔城頭月似蛾音調始協蕭子顯王子淵制作浸繁但通章尚用平韻轉聲七字成句故讀之尤未大暢至王楊諸子歌行韻則平仄互換句則三五錯綜而又加以開合傳以神情宏以風藻七言之體自是大備要惟長篇鉅什敘述爲宜用之短歌紆緩易態於是高岑王李出而格又一變矣

元瑞下同

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豔然未脫梁陳也

張李沈宋稍汰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然而未
暢也高岑王李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
衷合度暢矣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化而大矣能
事畢矣降而錢劉神情未遠氣骨頓衰元相白傳
起而振之敷演有餘步驟不足昌黎而下門戶競
開張籍王建之真澹李賀之幽奇變風猶未失古
盧仝之拙朴馬異之庸猥劉义之狂謔旁蹊更傷
大雅下至庭筠之流綺繪漸入詩餘貫休之輩俚
鄙幾同俗諺古意於焉盡矣

初唐七言古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

槩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又加以變化靈異故遂爲

大家

千麟博評太白七古強弩之末山長句爲英雄欺人愚謂句之有長短始自三百篇及楚

騷漢樂府鏡歌相和等曲自亦用古法有所本也其長句日出入行錯用篇中蜀道難突用篇首何嘗盡出弩末千鱗意在坊

謚則可若以論自非衷

歌行太白多近騷王楊多近賦子美多近史

王勃滕王閣衛萬吳宮怨自是初唐短歌婉麗和平極可師法中唐繼作頗多第八句爲章平仄相半軌轍一定毫不可逾殆似歌行律體矣

古詩窘於格調近體束於聲律惟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闔闢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李杜之才

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孟襄陽輩才短故歌行無復佳者

五言律體兆自梁陳唐初四子靡緝相矜時或拘澁未堪正始神龍以還卓然成調沈宋蘇李合軌於先王孟高岑並馳於後新製造出古體攸分實詞章改革之大機氣運推遷之一會也

子昂野戍荒煙斷深山古木平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等句平淡簡遠王孟二家之祖審言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迴飛霜遙渡海殘月迴臨邊等句閑逸渾雄少陵家法宛然宋人掇其牽風紫蔓

唐音琴瑟
小語以爲杜所自出陋哉

二張五言律大槩相似於沈宋陳杜景物藻繪中稍加以情致劑以清空學者間叅則無冗雜之嫌有雋永之味然氣象便覺少隘骨體便覺稍卑品望之雌職此故耶

孟五言不甚拘偶者自是六朝短古加以聲律便覺神韻超然此其占便宜處英雄欺人要領未易勘也

五言律體極盛於唐要其大端亦有二格陳杜沈宋典麗精工王孟儲韋清空閑遠此其概也然右

丞贈送諸什往往闌入高岑鹿門蘇州雖自成趣
終非大手太白風華逸宕特過諸人而後之學者
才匪天仙多流率意惟工部諸作氣象巍峩規模
宏遠當其神來境詣錯綜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
還一人而已

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吳均何遜之精思春色
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庾信徐陵之妙境山河扶繡
戶日月近雕梁碧瓦初簷外金華一氣旁高華秀
傑揚廬下風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
去碑到百蠻開典重冠裳沈宋退舍耕鑿安時論

衣冠與世同在家嘗早起憂國願年豐寓神奇於
古濟儲孟莫能爲前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
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含闕大於沉深高岑瞻乎
其後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逃花動朱樓雪城凝
碧樹煙王右丞天其穠麗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
秦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李太白遜其豪雄至
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則錢劉圓暢之祖兩行
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則元白平易之宗兩邊山木
合終日子規啼盧仝馬異之渾成山寒青兕叫江
晚白鷗饑孟郊李賀之瑰僻凍泉依細石晴雪落

長松島可幽微所御出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
籍建淺顯所自來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義山
之組織纖新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用晦之推
敲密切杜集大成五言律尤可見者

山隨平野闢江入大荒流大白壯語也杜星垂平
野闢月湧大江流骨力過之九衢寒霧斂萬井曙
鐘多在丞壯語也杜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精
彩過之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浩然壯語也杜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氣象過之弓抱關西月
纓翻渭北風嘉州壯語也杜北風隨爽氣南斗避

文星風神過之讀唐諸家至杜輒令人自失

唐五言多對起沈宋王李冠裳鴻整初學法門然
未免繩削之拘要其極至無出老杜如國破山河
在城春草木深戰哭新鬼愁吟獨老翁冠冕通
南極文章落上台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城晚
通雲霧亭深到菱荷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四
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
遊之類對偶未常不精而縱橫變幻盡越陳規濃
淡淺深動奪天巧百代而下當無復繼